

资治通鉴

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六

讀史彙編續編卷第二百四十六
勅編集

唐紀六十二

起著雍敦牂盡玄默閏茂凡五年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下

開成三年春正月甲子李石入朝中塗有盜射之微傷左右奔散石馬驚馳歸第又有盜邀擊於坊門斷其馬尾僅而得免上聞之大驚命神策六軍遣兵防衛敕中外捕盜甚急竟無所獲乙丑百官入朝者九人而已京城數日方安丁卯追贈故齊王湊為懷懿太子戊申以鹽鐵轉運使戶部尚書楊嗣復戶部侍郎判戶部李珣並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嗣復於陵之子也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石承甘露之亂人情危懼宦官恣橫

忘身徇國故紀綱粗立仇士良深惡之潛遣盜殺之不果石懼
累表稱疾辭位上深知其故而無如之何丙子以石同平章事
充荆南節度使 陳夷行性介直惡揚嗣復為人每議政事多
相詆斥壬辰夷行以足疾辭位不許 上命起居舍人魏謩獻
其祖文貞公笏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亦甘棠之比也 揚
嗣復欲援進李宗閔恐爲鄭覃所沮乃先令宦官諷上上臨朝
謂宰相曰宗閔積年在外宜與一官鄭覃曰陛下若憐宗閔之
遠止可移近北數百里不宜再用用之臣請先避位陳夷行曰
宗閔鼎以朋黨亂政陛下何愛此纖人楊嗣復曰事實得中不
可但徇愛憎上曰可與一州覃曰與州太優上可洪州司馬耳
因與嗣復互相詆訐以爲黨上曰與一州無傷覃等退上謂起
居郎周滂復舍人魏謩曰宰相諠爭如此可乎對曰誠爲不可

然覃等盡忠憤激不自覺耳丁酉以衡州司馬李宗閔爲杭州
刺史李固言與楊嗣復李珣善故引居大政以排鄭覃陳夷行
每議政之際是非鋒起上不能決也三月牂柯寇涪州清溪
鎮鎮兵擊却之初大和之末杜悰爲鳳翔節度使有詔沙汰
僧尼時有五色雲見于岐山近灋門寺民間訛言佛骨降祥以
僧尼不安之故監軍欲奏之悰曰雲物變色何常之有佛若果
愛僧尼當見於京師未幾獲白兔監軍又欲奏之曰此西方之
瑞也悰曰野獸未馴且宜畜之旬日而斃監軍不悅以爲掩蔽
聖德獨畫圖獻之及鄭注代悰鎮鳳翔奏紫雲見又獻白雉是
歲八月有甘露降於紫宸殿前櫻桃之上上親采而嘗之百官
稱賀其十一月遂有金吾甘露之變及悰爲工部尚書判度支
河中奏駟虞見百官稱賀上謂悰曰李訓鄭注皆因瑞以售其

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卿前在鳳翔不奏白兔真先覺也對曰昔河出圖伏羲以畫八卦洛出書大禹以敘九疇皆有益於人故足尚也至於禽獸草木之瑞何時無之劉聰桀逆黃龍三見石季龍暴虐得蒼麟十六白鹿七以駕芝蓋以是觀之瑞豈在德玄宗嘗為潞州別駕及即位潞州奏十九瑞玄宗曰朕在潞州惟知勤職業此等瑞物皆不知也願陛下專以百姓富安為國慶自餘不足取也上善之它日謂宰相曰時和年豐是為上瑞嘉禾靈芝誠何益於事宰相因言春秋記災異以儆人君而不書祥瑞用此故也夏五月乙亥詔諸道有瑞皆無得以聞亦勿申牒所司其臘饗太廟及饗太清宮元日受朝奏祥瑞皆停初靈武節度使王晏平自盜賊七千餘緡上以其父智興有功免死長流康州晏平密請於魏鎮幽三節度使使上表雪已

上不得已六月壬寅改永州司戶 八月己亥嘉王運薨 太子永之母王德妃無寵為楊賢妃所譖而死太子頗好遊宴昵近小人賢妃日夜毀之九月壬戌上開延英召宰相及兩省御史郎官疏太子過惡議廢之曰是宜為天子乎羣臣皆言太子年少容有改過國本至重豈可輕動御史中丞狄兼謩論之尤切至於涕泣給事中韋溫曰陛下惟一子不教陷之至是豈獨太子之過乎癸亥翰林學士六人神策六軍軍使十六人復上表論之上意稍解是夕太子始得歸少陽院如京使王少華等及宦官宮人坐流死者數十人 義武節度使張璠在鎮十五年為幽鎮所憚及有疾請入朝朝廷未及制置疾甚戒其子元益舉族歸朝母得效河北故事及薨軍中欲立元益觀察留後李士季不可衆殺之又殺大將十餘人壬申以易州刺史李仲

遷為義武節度使義武馬軍都虞候何清朝自拔歸朝癸酉以
為儀州刺史 朝廷以義昌節度使李彥佐在鎮久甲戌以德
州刺史劉約為節度副使欲以代之 開成以來神策將吏遷
官多不聞奏直牒中書令覆奏施行遷改殆無虛日癸未始詔
神策將吏改官皆先奏聞狀至中書然後檢勘施行 冬十月
易定監軍奏軍中不納李仲遷請以張元益為留後 太子承
猶不悅庚子暴薨謚曰莊恪 乙巳以左金吾大將軍郭昉為
邠寧節度使 宰相議發兵討易定上曰易定地狹人貧軍資
半仰度支急之則靡所不為緩之則自生變但謹備四境以俟
之乃除張元益代州刺史頃之軍中果有異議乃上表以不便
李仲遷為辭朝廷為之罷仲遷十一月壬戌詔俟元益出定州
其義武將士始謀立元益者皆赦不問 以義昌節度使李彥

佐爲天平節度使以劉約爲義昌節度使 丁卯張元益出定
州 庚午上問翰林學士柳公權以外議對曰郭旼除邠寧外
間頗以爲疑上曰旼尚父之姪太后叔父在官無過自金玉作小
鎮外間何尤焉對曰非謂旼不應爲節度使也聞陛下近取旼
二女入宮有之乎上曰然入參太皇太后耳公權曰外間不知
皆云旼納女後宮故得方鎮上俛首良久曰然則柰何對曰獨
有自南內遣歸其家則外議自息矣是日太皇太后遣中使送
二女還旼家上好詩嘗欲置詩學士李珣曰今之詩人浮薄無
益於理乃止 甲戌以蔡州刺史韓威爲義武節度使 河東
節度使司徒中書令裴度以疾求歸東都十二月辛丑詔度入
知政事遣中使敦諭上道 鄭覃累表辭位丙午詔三五日一
入中書 是歲吐蕃彝泰贊普卒弟達磨立彝泰多病委政大

通鑑二百四十一
臣由是僅能自守又不爲邊患達磨荒淫殘虐國人不附災異
相繼吐蕃益衰

四年春閏正月己亥裴度至京師以疾歸第不能入見上勞問
賜賚使者旁午三月丙戌薨謚曰文忠上怪度無遺表問其家
得半藁以儲嗣未定爲憂言不及私度身貌不踰中人而威望
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老少用捨以身繫國家輕重如
郭子儀者二十餘年夏四月戊辰上稱判度支杜悰之才楊
嗣復李珣因請除悰戶部尚書陳夷行曰恩旨當由上出自古
失其國者未始不由權在臣下也珣曰陛下嘗語臣云人主當
擇宰相不當疑宰相五月丁亥上與宰相論政事陳夷行復言
不宜使威權在下李珣曰夷行意疑宰相中有弄陛下威權者
耳臣屢求退苟得王傳臣之幸也鄭覃曰陛下開成元年二年

政事殊美三年四年漸不如前楊嗣復曰元年二年鄭覃夷行
用事三年四年臣與李珣同之罪皆在臣因叩頭曰臣不敢更
入中書遂趨出上遣中使召還勞之曰鄭覃失言卿何遽爾覃
起謝曰臣愚拙意亦不屬嗣復而遽如是乃嗣復不容臣耳嗣
復曰覃言政事一年不如一年非獨臣應得罪亦上累聖德退
三上表辭位上遣中使召出之癸巳始入朝丙申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鄭覃罷爲右僕射陳夷行罷爲吏部侍郎覃性清儉夷
行亦耿介故嗣復等深疾之上以鹽鐵推官檢校禮部員外
郎姚勗能鞫疑獄命權知職方員外郎右丞韋溫不聽上奏稱
郎官朝廷清選不宜以賞能吏上乃以勗檢校禮部郎中依前
鹽鐵推官六月丁丑上以其事問宰相楊嗣復對曰溫志在澄
清流品若有吏能者皆不得清流則天下之事孰爲陛下理之

通鑑三百四十六
恐似衰晉之風然上素重溫終不奪其所守

秋七月癸未以

張元益爲左驍衛將軍以其母族莫陳氏爲趙國太夫人賜綰二百匹易定之亂族莫陳氏說諭將士且戒元益以順朝命故賞之 甲辰以太常卿崔鄆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鄆鄜之弟也

八月辛亥鄜王憬薨

癸酉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言蕭本

詐稱太后弟上下皆稱蕭弘是真以本來自左軍故弘爲臺司所抑今弘詣臣求臣上聞乞追弘赴闕與本對推以正真僞詔三司鞫之 冬十月乙卯上就起居舍人魏謩取記注觀之謩不可曰記注兼書善惡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爲善不必觀史上曰朕曷嘗觀之對曰此曷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觀史則史官必有所諱避何以取信於後上乃止 楊妃請立皇弟安王溶爲嗣上謀於宰相李瑒非之丙寅立節宗少子陳王成

美爲皇太子丁卯上幸會寧殿作樂有童子緣撞一夫來往走其下如狂上怪之左右曰其父也上泣然流涕曰朕貴爲天子不能全一子召教坊劉楚材等四人宮人張十十等十人責之曰構害太子皆爾曹也今更立太子復欲爾邪執以付吏已已皆殺之上因是感傷舊疾遂增十一月三司按蕭本蕭弘皆非真太后弟本除名流愛州弘流儋州而太后真弟在閩中終不能自達 乙亥上疾少間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赦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赦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是歲天下戶四百九十九萬六千七百五十二 回鶻相安允合

特勒柴革謀作亂彰信可汗殺之相掘羅勿將兵在外以馬三百賂沙陀朱邪赤心借其兵共攻可汗可汗兵敗自殺國人立廬馭特勒爲可汗會歲疫大雪羊馬多死回鶻遂衰赤心執宜之子也

五年春正月己卯詔立潁王漣爲皇太弟應軍國事權令句當且言太子成美年尚沖幼未漸師資可復封陳王時上疾甚命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引楊嗣復李珣至禁中欲奉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己乃言太子幼且有疾更議所立李珣曰太子位已定豈得中變士良弘志遂矯詔立漣爲太弟是日士良弘志將兵詣十六宅迎潁王至少陽院百官謁見於思賢殿漣沈毅有斷喜愠不形於色與安王溶皆素爲上所厚異於諸王辛巳上崩於太和殿以楊嗣復攝冢宰

癸未仇士良說太弟賜楊賢妃安王溶陳王成美死敕大行以
十四日殯成服諫議大夫裴夷直上言期日太遠不聽時仇士
良等追怨文宗凡樂工及內侍得幸於文宗者誅貶相繼夷直
復上言陛下自藩維繼統是宜儼然在疚以哀慕爲心速行喪
禮早議大政以慰天下而未及數日屢誅戮先帝近臣驚率土
之視聽傷先帝之神靈人情何瞻國體至重若使此輩無罪固
不可刑若其有罪彼已在天網之內無所逃伏旬日之外行之
何晚不聽辛卯文宗始大斂武宗即位甲午追尊上母韋妃爲
皇太后 二月乙卯赦天下 丙寅謚韋太后曰宣懿 夏五
月己卯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嗣復罷爲吏部尚書以刑部尚
書崔珙同平章事兼鹽鐵轉運使 秋八月壬戌葬元聖昭獻
孝皇帝于章陵廟號文宗 庚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珣坐

爲山陵使龍輔陷罷爲太常卿貶京兆尹敬昕爲郴州司馬

義武軍亂逐節度使陳君賞君賞募勇士數百復入軍城誅亂者初上之立非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珣相繼罷去召淮南節度使李德裕入朝九月甲戌朔至京師丁丑以德裕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庚辰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蘼蘿非附它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奸邪得乘間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爲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曰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

爲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於大臣好爲形迹小過皆含容不言曰累月積以至禍敗茲事大誤願陛下以爲戒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事苟無實得以辨明若其有實辭理自窮小過則容其悔改大罪則加之誅譴如此君臣之際無疑間矣上嘉納之初德裕在淮南敕召監軍楊欽義人皆言必知樞密德裕待之無加禮欽義心銜之一旦獨延欽義置酒中堂情禮極厚陳珍玩數牀罷酒皆以贈之欽義大喜過望行至汴州敕復還淮南欽義盡以所餉歸之德裕曰此何直卒以與之其後欽義竟知樞密德裕柄用欽義頗有力焉初伊吾之西焉耆之北有黠戛斯部落即古之堅昆唐初結骨也後更號黠戛斯乾元中爲回鶻所破自是隔閼不通中國其君長曰阿熱建